

梅熟时节

(独幕话剧)

胡小孩作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(独幕话剧)

梅 熟 时 节

胡 小 孩 作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時間 梅熟时节。

地点 江南农村。

人物 梅下福——五十六岁，农业社社员。

梅大媽——五十岁，梅下福的老伴。

梅青山——二十三岁，他們的兒子，生产队长。

梅青妹——十五岁，他們的女兒。

李紅香——二十一岁，梅家未过門的媳妇，社主任。

五月。

小河灣边，梅树蔭下，一个朴素的农家。

傍晚，梅家門前綠蔭蔭、靜悄悄的。隔河，梅林里一群姑娘輕輕地唱起了“摘梅歌”。

歌 声：梅子青呀梅子黃，
摘梅姑娘双手忙，
青梅熟梅都摘了，
單挑个半熟梅子送哥尝。
哥哥要解妹心意哟——
細嚼細咽細思量。

〔一个脆亮的童声跟着唱合起来。〕

梅青妹：（藏在梅子树上，唱）

梅子青呀梅子黃……

〔門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梅大媽提着一只水桶从屋里出来。〕

梅大媽：（喊）青妹！青妹！

〔梅青妹撥开叶子，露出半个臉来，“噯”了一声，树叶又合上了。〕

梅青妹：（接洽又唱了起来）

摘梅姑娘……

梅大媽：（發覺梅青妹在树上，走到梅子树下，吆喝地）咄！小黃毛丫头也跟着人家学起“摘梅歌”来了！还不快給我下来！

〔梅青妹輕巧地跳下树来，手上还捧着几个黃澄澄的熟梅子。〕

梅青妹：（拉着她媽）媽！你瞧，今年梅子沒摘淨，树上还多着哩！

梅大媽：（一边給她拍着身上的土，一边唠叨）瞧你，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啦，还爬牆上树的，給外人看了，多不“雅相”！

（接过她手上的梅子，吩咐地）天不早了，你爹上市卖梅去，也快回家了，快帮媽提桶水来！

梅青妹：（接过水桶）嗯。（走了兩步，回头）媽！你不是說今天是爹的生日么，我要吃面、吃鷄蛋！

梅大媽：好，好，少不了你的！

〔梅青妹唱着“摘梅歌”，蹦蹦跳跳下。〕

梅大媽：（瞧着她的背影，快活地）小精灵鬼！（轉身从屋角夾起一束柴草，蹣跚地走进門去）

〔小河灣里傳來了一陣槳声。稍停，梅下福肩上挂着一个旧布背搭，一手提槳，一手提籃，匆匆走上。〕

梅下福：（一路抹着汗）喝，好热的天！（走到屋前瓜棚底下，安了槳，

放了籃，摘下背搭，敞開衣襟，拉了把竹椅坐下，掏出烟杆，巴答巴答地抽起烟來）

〔梅大媽走出屋子，滿手都是白面。〕

梅大媽：（快活地）你回來了！梅子賣啦？

梅下福：（點頭）嗯。今年行市倒還不錯，合作社挂牌——官價五塊一担！（敲了敲烟杆）可惜今年梅子不是“大年”，九担梅子，九五一共才合四十五元。

梅大媽：“梅熟梅熟，添身衣服”，咱家就這屋前屋後几棵梅子樹，還指望它有啥大出息啦！（說著一手去提籃子）咦，一籃子菜秧？（忙轉身從小桌上拿起背搭，一摸是空空的）上市啥也沒買？（回過身來，埋怨地）瞧你這“老糊塗”！怎麼把自己的生日都忘啦？

梅下福：（苦笑了一下）咱“老糊塗”，可也不會糊塗得把自己的“生辰八字”都給丟啦！（站起身來，慢吞吞地）要過生日嘛，可不能光著雙手上肉鋪子、進南貨店呀！

梅大媽：你說啥？（疑惑地）賣梅子的錢呢？

梅下福：這，待會再告訴你。（回頭）青山他回來沒有？

梅大媽：一早上北山坡種豆子去，還沒回來。清早你搖船走了，他還在家里嘀咕了老半天哩！

梅下福：他嘀咕點啥？

梅大媽：他說你只管自己去賣梅，不服從隊里分配；還批評你是什么什么“主義”呢，我可也說不上來！

梅下福：（沉下臉來）哼！當了個生產隊長，頭上插了根雞

毛，竟敢吆五喝六的使喚起老子来啦！我可偏不服他那一套！

梅大媽：（劝解地）唉！兒子当了干部，也有他的难处，你可別老那么使性子、發脾气的……

梅下福：什么使性子、發脾气？我可越想越气！（滔滔不絕地）咱这过的是什麼日子！一大清早，沒等你睜眼，兒子就在你床跟前喊了：“爹！起身啦！上工迟了工分可得照扣哪！”有个小病小疼的，还得到兒子跟前去看，不准还得看他“恩典”！上工干活可更不是味兒！干的好了，讓兒子給“表揚”一番——这可就够受的了；干的不好，他就当着众人面前批評你一頓，叫你連老臉也沒处放！（越說越气）你說，这还成个什麼体統？

梅大媽：好了，好了，一嘮叨就沒个完！（关切地）我問你，把賣梅子的錢放到哪兒去啦？

梅下福：反正有处放就是了，你就別多問啦！

梅大媽：（不滿地）好！好！你連我瞞过了，我可不讓你那么独断独行！……

梅下福：（止住她）好，好，別乱嚷嚷！（瞟了瞟四周，悄声地）錢放在水漾鎮上大桥头山貨行的王老板家。

梅大媽：王老板家？（半晌）非亲非故的，你就信上那幫子生意人啦？

梅下福：有家有店的，怕啥！

梅大媽：（无奈地）唉，你这老糊塗呀！自家生日，你也忘

了办，倒把钱往人家铺子里放，我真不知道你打的啥主意！

梅下福：（得意地）哈！你说咱“老糊涂”，我看你才是老糊涂哩！（凑近她）我问你：前天晚上，咱家那个“干部”

儿子开会开到下半夜才回家，又是为啥呀？

梅大媽：当干部嘛，还少的了开会坐夜的！

梅下福：哈，瞧你还睡在鼓里呢！（把她拉到一边，悄声地）这回合作社里又要闹“投——资”啦！

梅大媽：投——资？

梅下福：对了。社里又说是什么生产资金不够，找咱们社员头上“求借”来啦！

梅大媽：（迟疑地）唉！合作社对咱也不是没有好处，大伙说投，咱多少也跟着“投”上几个吧，犯不着有了几个钱就东藏西放的，惹人议论。

梅下福：你倒是吃了灯草灰，说的轻松！你也不瞧瞧，社里这二、三十户困难户，眼巴巴的都盯着咱们这几家哩！这回咱要露了富，往后麻烦可就多啦！再说，咱家那个“干部”儿子是“胳膊肘向外扭”；那个未过门的儿媳，又是咱社的大主任；看形势，咱家屋前屋后这几棵梅子树也是保得初一过不了十五啊，迟早总要“入股归公”！（悄声地）咱要不趁这时候“自由”“自由”，到头来你我就别想再动弹啦！

梅大媽：（沉吟着）话是这么说。可上回二姨夫来咱家，咱还

借給他三十元哩！这回咱要不投資，不怕人家背后說咱閑話？回头要讓青山知道了，他又不依……

梅下福：瞧你，还害怕起兒子来啦！（气呼呼地）在社里，他是隊長；在家里，可我是“主任”！得听我發号施令！——我说不投就是不投！咱辛辛苦苦掙起这份家業可不能讓他平白地給咱糟蹋掉！

梅大媽：（沒奈何地）好，好，又是你的理！（稍停）老头哪！这事还是等青山回来再商議商議吧，免得爹兒倆又鬧的鷄飞狗跳的，惹外人笑話！

梅下福：你放心！这回我自有道理。（回头）青妹呢？

梅大媽：（这才猛地想了起来）唉呀，这个死丫头！叫她提桶水，这半天还不回来，准又在井台上貪玩啦！待我喊她去！
（返身欲走）

梅下福：（叫住梅大媽）好啦！好啦！瞧你身上的白面，家里放着几粒陈麦子，你恐怕外人不知道啦！

梅大媽：（拍去身上的粉漬，嘀咕地）这有啥！如今这世道，又没人偷你的，又没人搶你的！……（唠叨着赌气地走进屋去）

梅下福：（摇摇头，嘆了口气）唉！你可就不知道有人瞧着咱哩！
〔梅青妹提着水上。〕

梅青妹：（見爹，快活地叫）爹！你回来啦！

梅下福：嗯。你媽等着水用哩，快把水拿进屋去吧！回头把你的書包拿出来。

梅青妹：（瞧着她爹）爹！拿書包干啥呀？

梅下福：帮你爹給社里打張条子。

梅青妹：（乐得蹦了起来，差点没把水桶給蹬翻了）爹！我就来！（提起水桶，一陣風似地跑进屋去；接着，又一陣風似地跑出門来，把書包往小桌上—放，叫）爹！这条子怎么写呀？

梅下福：（撫着她的头）来！坐下，爹說給你听。

梅青妹：嗯！（一边往書包里掏着紙笔，一边瞧着她爹，不住地笑）嘻嘻：……

梅下福：傻丫头！你笑啥？

梅青妹：（还是抿着嘴笑个不停）爹！說了你可別生气哩！（止住笑）爹！人家背后都說你是“老落后”，剛才在井台上，嫂子主任还布置我“任务”，說合作社要發动社員投資，叫我回家来多开导你点兒哩！（兴奋地）嗨嗨！这回爹可是帶了头啦！往后誰再說爹是“老落后”，我就不依！

梅下福：（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地）唉！誰跟你說投資來着？咱是向社里借——支！

梅青妹：（着急）怎么？向社里借錢？爹！咱家不是剛卖了梅子么！

梅下福：还了債啦！

梅青妹：（撅着小嘴）上回二姨父来，爹还借給他錢哩！咱家欠了誰的債啦？

梅下福：（瞪眼）咄！小孩子家懂の啥！还不快把紙笔拿出来，給我写！

梅青妹：（慢吞吞地翻着書包，趁爹不在意，急忙抽出笔来，垫在屁股底下）

！噢呀！怎么笔不見啦？

梅下福：（帮着找）死了头！把笔放到哪里去啦？

梅青妹：（装作一本正经地）呃！准是忘在学校里啦！（站起身来）

爹！我就去找回来！（欲跑）

梅下福：（一眼瞧见了，捡起笔来，敲了她一下）咄！你这小丫头竟敢作弄起你爹来啦！（吆喝地）还不坐下！给我写！

〔梅青妹只得哭丧着脸，重新坐下。〕

梅下福：（掏出烟杆，指点地）你写：咱家要买一对小猪，只为本錢欠缺，請求社里借支十五元。

梅青妹：（咬着笔杆，一边偷眼瞧着爹的脸色）借，支，十，五，元……（抬起脸来，挑皮地）爹！借支的“借”字，怎么个写法？

梅下福：（扬起烟杆，吓唬地）我要知道怎么个写法还求你干啥！死了头！（稍停）嗯，再給添上一句：咱养猪也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！（半晌，瞧着她写完了，吩咐地）你給爹念一遍。

梅青妹：（捧起字条，念）社長同志：咱家卖了……

梅下福：什么？

梅青妹：（急忙改口）嗯，咱，咱家要买一只小猪……

梅下福：（纠正地）一对小猪！

梅青妹：嗯，嗯，一对小猪！只为本錢欠缺，請求社里借支——

梅下福：十五元！

梅青妹：嗯，十五元！（扬起字条）爹！給你！

梅下福：还有呢？

梅青妹：（忙又捧起字条）嗯，还有，还有咱养猪也是为了响应

政府号召。（挤眉弄眼地）爹！对不？

梅下福：（接过字条，倒头瞧着）嗯，在哪儿？

梅青妹：（顺着字行，乱指点地）喏！这不是么！

梅下福：（折好借条，满意地）嗯！这就对了。

〔梅青妹瞧她爹一回头，转身就跑。

〔梅大媽上。

梅大媽：（喊）青妹！你哪去？

梅青妹：哎！我，我把手巾掉在井台上啦！（回过头来，

小嘴一撇一撇地）嗨！我就去报告嫂子主任去！（跪下）

梅大媽：野丫头！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的没个安静！（说着自己

也急匆匆地往外走）

梅下福：（叫住）你又往哪儿去？

梅大媽：还不是为了给你过个生日！（嘀咕地）上市去一趟，

你啥也没买！刚才我把鸡窠都掏遍了，才凑起了七八个鸡蛋，还得叫咱村前村后给你张罗去！

梅下福：（冷冷地）咱也不想过什么生日，你就别那么劳张罗啦！（说着掏出一张字条来）你还是给咱到亲家屋里去一趟吧，见了红香，就把这张借条交给她。

梅大媽：（疑惑地）这是啥“借条”呀？

梅下福：前些日子，社里不是动员咱户户养猪，你也不是常唠叨着要讓猪栏里兴旺兴旺么！这回咱就打条子向社

里借錢买小猪去！

梅大媽：这当口向社里借錢？不怕人家罵咱自私自利呀！

梅下福：（冷冷地）这有啥！八洞神仙还要起凡心哩！咱庄稼人要沒三分自私，还不餓死！

梅大媽：唉！这回社里開投資，咱不响应，心下已經有些过意不去啦！咱还能伸手再向社里借錢？唉呀！我看你就別那么死心眼啦！

梅下福：（笑）这叫“活心眼”！（湊近梅大媽）你道咱真是想向社里借錢哪？（压低声音）这叫“開門打狗”，——咱又不存心吃狗肉，是怕它翻了咱家的肉鍋子啦！咱打这“借条”，也不指望社里真会給咱批下，可这么一来，社里也就不好意思再动員咱家投資啦！你說对不？

梅大媽：（犹豫地）这……，要去你自己去吧！我可做不了这个难人！

梅下福：要你作啥难呀？（慫恿地）不論怎么說，社主任总是咱家媳妇，她还能不給咱留点情面？（把借条塞到梅大媽手里）
嗯，还是你給送去吧！

梅大媽：（推托地）这……这不叫咱媳妇为难么！（把借条还給他）
唉！这借条，还是別往社里送啦吧！

梅下福：（不悅地）瞧你，上天摘星也沒你那份难勁兒！（又把字条塞回梅大媽手里）拿着。只要把它送到主任手上，就沒你的事兒啦！

〔梅青山上。〕

梅青山：（卸下鋤頭，叫）爹！媽！

梅大媽：（忙將信條揣在懷里）嗯，你從田里回來啦！

梅青山：嗯。（上前）媽：我記得家里還藏着一些治咳嗽的草藥，你給我找一找，好給紅香送一些去。

梅大媽：（着急地）怎么主任她病啦？唉呀！你为啥不早跟媽說！

梅青山：我也是剛才碰見她大嬸才知道的呢！——說是昨晚發燒，一早起來有點兒咳嗽。

梅大媽：（憐惜地）唉呀！這准是勞累着啦！我就去找！（急匆匆地走進屋去）

〔靜場。〕

梅青山：（勉強地笑着）爹！梅子賣啦？

梅下福：嗯。（冷冷地）一早出門，也沒向隊長你告個假，這回咱可又犯了個“自由主義”啦！

梅青山：（沉住氣）爹！這也怪我粗心大意！本來，社里準備明天一早就放兩只大船出去，把咱各戶社員的零散梅子集中起來，一起運到鎮上去賣，這樣又省工，又方便！咱要早把話說明了，也免得爹辛苦勞累這一上午啦！

梅下福：（還是冷冷地）是啊！合作社是處處為咱社員着想，處處為咱社員服務哪！可就是我這個“老落后”，不肯領這份情！唉！咱這也是一向單干慣了，頭腦里沒個集體思想，一年到頭，淨是給社添麻煩哪！

梅青山：（忍耐着）爹！你可別那麼說！社是咱大伙的，有事

还不是得靠大伙支撑！就说咱工作上有啥差错，也得望爹给咱指正指正，往后咱能改就改！

梅下福：（见儿子说软的了，感情地）唉！你们年轻人呀，只知道一个劲地积极、带头，可就不想想咱做老人的难处哪！你说，你爹辛苦劳碌这一辈子，到老来还能把这几块破砖烂瓦带进棺材里去？为来为去，还不是为了儿女操心！

梅青山：爹！我也知道你这是好心……

梅下福：知道了就好。（训教地）你爹今年五十六岁啦！风把皮吹皱了，雨把顶打秃了，人情世故咱经历的多，十九不会看错！你当干部，爹不反对；可往后不许你跟着人家瞎“积极”，得多听听你爹的话！爹管叫你公私上下，两不为难！

梅青山：（不耐烦了）爹！……

梅下福：（仍旧说下去）嗯，听说社里又闹什么投资啦？这是件要紧事，你怎么不早跟爹说一說呀？

梅青山：（这才舒了口气，热情地）爹！我这就跟爹商议来啦！今晚上，社里还要开大会动员哩！

梅下福：要说投资，这是咱社员的“义务”嘛，谁还能不拥护！（顿了一顿）唉！可咱家是“有心拜菩萨，无钱买香烛”——空有个诚心哪！这几天，你妈常唠叨着要买几只小猪养，咱还得向社里借钱哩！

梅青山：（急了）怎么？咱家不是今天才卖了梅子么？

梅下福：（冷冷地）还了债啦！

梅青山：（跳了起来）爹！咱家就没欠谁的债呀！

梅下福：（一拍凳子，站起身来）不欠债又怎样？啊？咱偏不投资，瞧你还能把爹送进监牢里去！

梅青山：（勉强接纳着，上前说理）爹！你先别上火，听我把道理说一說。爹！咱投资是为社可也是为自家呀！爹！你也知道，咱社今年扩种了二百多亩“双季”稻，还新开了五十多亩茶山。你说，咱不下本钱能行么？爹！咱投资就是为了增加生产哪！生产一年年提高了，咱就能一步步走到社会主义。爹！到那时候呀，咱庄稼人日子过的可舒坦哩！……

梅下福：好了，好了，你就别在爹面前“宣传”啦！（冷冷地）哈！等到了社会主义，你爹坟头上的树都好锯板啦！那种没年没月的好处，咱想也不敢想！咱可是实事求是，只叫合作社别一天到晚向咱社员要“投资”呀，要“股金”呀，这么那么的，咱就心满意足啦！

梅青山：（激动地）爹！你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呀！单说去年闹的那场旱，要没合作社，咱早跟民国二十九年一样，又得全家拉老扯幼的都上江西讨饭去啦！合作社把咱当亲人看待，可爹你呢？却在背后拆咱合作社的台！爹！你这可是忘恩负义哪！

梅下福：住口！你在谁跟前说话呀？你眼珠子里还有个爹没有？有你这忤逆儿子！当了几年没出息的干部，就敢爬到老子头上来撒尿啦！

梅青山：（憤憤地）爹你自己做錯了事，還拒絕批評哪！

梅下福：（气得渾身發抖）好啊！我養下你是叫你管起爹來啦？

（氣呼呼地從地上撿起塊木柴）爹今天就來教訓教訓你！（舉柴欲打）

（李紅香手里挽着一籃雞蛋，從村口走來。）

李紅香：（急喊）爹！

梅下福：（舉着木柴的手不覺慢慢地放下了，隨後把柴悄悄往地上一丟，掩飾地）青山！你把這木柴拿到廚房里去劈一劈，劈細了好給你媽生火。

（梅大媽出現在門口。）

梅青山：（站着沒動，懸直地）爹！你要打就打吧！打死咱，還是爹錯！

梅下福：（可氣壞了）啊？！當着主任面前，你以為就不敢怎麼你啦？（氣呼呼又往腰里掏煙杆）……

梅大媽：（搶上前去，奪下煙杆）你給咱放手！（埋怨地）唉呀！你這老糊塗！也不瞧瞧兒子多高多大啦！

梅下福：（恨恨地）我就算沒養這個忤逆兒子！唉！我這條老牛，干死干活干了這一輩子，到頭來只落的個“好心遭惡報”，咱還指望個啥呀！（說着——手抓過鋤頭，一手提起菜秧籃子，氣呼呼地轉身就走）

李紅香：（趕上前去，叫）爹！爹！……

（梅下福頭也不回地隱沒在梅樹林中了。）

梅大媽：（拉住她）紅香！你就別理會他啦！老頭的脾氣我摸

的熟，讓他到地里去出上一身汗，回來他的氣就消啦！

李紅香：（轉過身來，用責備的眼光瞧着青山）青山！看你這個急躁樣子，剛才還說要“耐心動員”來着哩，怎麼一到家又跟爹鬧起架來啦？

梅青山：（委屈地）好！好！一個罵我是“忤逆兒子”，一個批評我“急躁”，反正咱是“風箱里的老鼠”——兩頭受氣！往後咱啥也不管啦！（說着頓腳氣呼呼地跑下）

梅大媽：（趕上前去，吆喝地）青山！你給我回來！青山！……

李紅香：（拉住梅大媽）媽！你別理他！他就是那性子：一到火頭上，天塌下他也不管；可等火氣一過，他又結結巴巴地跑到你跟前“檢討”起自己來啦！

梅大媽：（無可奈何地）唉！他爹兒倆呀，真叫人沒辦法！（回過身來，給媳婦張羅）紅香！大熱的天，快到這瓜棚底下歇息會兒吧！我就給你去倒杯涼茶來！

李紅香：不啦！（把籃子送到梅大媽身旁）媽！今天不是爹的生日么！這二十個雞蛋，是我媽亲手揀的，叫我帶着過來給爹賀個壽！

梅大媽：（推托着）唉呀！都是你媽那個好記性，啥事都要讓她操心！再說，（體貼地）主任你還病着哩！這籃子雞蛋還是給你自己補養補養身體吧！

李紅香：（把籃子放到桌上）媽！你就別多心啦！一點小病，還能累倒咱年輕人啦！

梅大媽：唉呀！話可不能那麼說呀！你是一社之主，這六、